

◆ 流年碎影

掬一捧青春的碎片

朱蓉

黑板前,尚未脱去学生气的女孩漾着笑脸,迎着一双双稚嫩纯真又渴望的眼神,吟着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”。有时见课堂上打瞌睡的孩童多了,干脆唱起了“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,春天就在我们的花园里……”童声嘹亮,响彻整个校园。

校园不算太大,小学加带帽子中学八个班。校舍为一个大姓祠堂改建。祠堂坐落在一个土丘上,雕梁画栋,约两亩多地规模。有足够大的中央厅堂,一个大天井院,内厢外厢,加上廊道,大大小小几十个房间。有了带帽子中学后,在祠堂外又建造了二十几间平房,做教室及教研室用,整个教学区形成一个功能齐全的闭合。教师队伍里,有几对老教师夫妇,有分配来的师范生,有刚出校门的代课老师,约莫二十来号人,除少数住家在学校附近的,大多数都生活在这个祠堂里。

教学坐班,除了备课还有很多现场教学交流。最感人的莫过于老中青的传帮带,对刚出校门的老师帮助很大。如何上好一堂课,怎么开场,怎么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,认真备课很重要,老教师们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,这给年轻教师做了很好示范。最喜乐的场面,要数饭点,食堂提供大锅柴火饭,自己小锅灶做点家常菜。厅堂就是大家的饭场,谁家都无法偷吃美食,因为风会传递香气,暴露秘密。庭院就像大家庭,互通有无,分享美味,热闹又融洽。

校园坐落的土丘,毗邻一段河流,这河流是涇河上游众多支流的一条,四周皆为房屋田舍,阡陌纵横。采菊东篱下,小桥流水人家的浪漫,随处可见。清辉朗照,月下独酌,是一种情调。三五成群,下河浣衣是一种闲趣。河里逮鱼捉虾,属于年轻人的游戏。

真正让一群年轻人成长的,当属一起家访。那时年轻教师大多教低年级,孩子们学龄小,基础差,注意力不集中,做家访必不可少。去时,老师们如一群大孩子,放飞田野或山间小道,叽叽喳喳,如翩翩飞翔的云雀。家访,其实也是一种经历与成长。那时多数家长忙于农活,无暇顾及孩子,甚至有些孩子还需要帮家里干活。最怕家长让孩子辍学。家访过程也是彼此共情的过程,所以,每次家访后,自然就多了些沉重与思考。

而最适合沉思的地方,莫过于教室外侧、围墙内的那片菜园地了。菜园地是老师们的伊甸园,芳草地。大大小小几十块菜地,分配给老师们自由发挥,我也乐在其中。于我,那片芳草地除了种菜,还承载了太多的思念与遐想,更有对未来的无限瞻望。那片土地还曾点燃了我决计远行的火花。

生命是一场不断前行的踏歌,告别那片朗朗书声,也是接受自己像沙粒一样,任岁月的潮汐打磨,起起落落,抵达彼岸,等待一场生命花开。

多年以后故地重游,顺着河道寻找老校舍,兜兜转转,竟然找不到当年的痕迹。问老乡才得知,曾经丰盈了整个青春记忆的芳草地,后改建为一座教学楼,矗立于土丘上,突兀,孤单。后来教学楼也不再用于教学,改为加工作坊,满是尘土。当年清朗的读书声,欢乐有节奏的下操声,不知何年沉没于过往。

睹景思人,心有戚戚焉。生命的繁花与沉寂,像一条河流,是起点也是终点。而青春,则像一捧碎片,轻轻一扬落在某段时光洪流,随岁月流淌。沉下来的是记忆,飘逝的则升为烟尘。



歌唱春天 汤青 摄

◆ 逝者追忆

带父亲回老家

胡铭

父亲生于安庆,幼年在芜湖生活,少年在南京读书,青年时又返回安庆。可他却是绩溪上庄人,身上流淌着绩溪的血液。爷爷当年走出大山,经营着这几个地方的胡开文墨店,日子一久,老家便成了根,在他及后代人的心里深深地扎下。

父亲重情感,更有家乡情结,早年时常回老家看一看,那里面有他的哥哥姐姐,还有一帮亲戚们。每次去都驮着大包小包,再累也不会吭一声。回来后又在盘算着下一次的出行,尽管那时交通十分不便。

在安庆的大家庭里,父亲最有号召力。“准备到绩溪去。”他一声令下,大伙积极响应,老少皆听从他这个团长的安排。回乡的场景煞是热烈,父亲喜欢这样的气氛,喜欢与他们聊家长里短。老家的山水,他默默看在眼里,刻在心里。面对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,他陷入沉思。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,他却没有写过有关家乡的文章,或许是不愿触碰那根疼痛的神经。

对于绩溪,我们从陌生到熟悉,再到亲密。周边的休宁、歙县等,也是我们常常涉足的地方,那儿同样有我们的亲友。

十年前的三月,春风袭来,父亲念到了绩溪。病危中的他正在上海住院治疗,几次提出要回一趟老家,眼神里喷出渴望。我很理解,但还是竭力劝阻,那时他已不能正常行走了。“待您身体好转一点,我们就一起回去。”父亲听我这么说,才勉强挤出一丝笑容,那笑容苦苦的。两个月后父亲病逝,他的愿望化为泡影,我的心中也从此多出了一道梗。

父亲再也不能带我们回老家了,母亲握着无形的接力棒,率领我们重新踏上回乡的路。亲友相聚还像往日那样温馨和激动,只是添了一分酸楚。

母亲的手提包里可以不装任何东西,但始终少不了父亲的照片。就这样,母亲走到哪,父亲跟到哪。在老家的街道上,母亲一边走一边小声嘀咕,

我听不懂话语,但知道那是她向父亲传递家乡的信息。有一次我们全家去南京,车子刚入城,母亲便迫不及待地取出父亲照片,把它紧贴车窗玻璃上,用手扶着,没有说话。母亲望着窗外,父亲也望着窗外,父亲曾经生活近十年的城市,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。

屯溪胡开文墨厂是父亲常去的地方,也留下了他很多足印,院落里塑有一尊胡开文一世祖胡天注的雕像,父亲曾在此留影。我们一家又来到这里,依然熟悉、亲切。拍照时,我站在父亲当年站过的位置,摆着父亲当年的姿势,小心捧出父亲的照片,又照了一张相。

母亲去世后,没人领衔了,可是回老家的脚步没有停歇。古徽州的版图上,我多次穿行,就是想看看这里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。徽州话很难懂,我不会讲,却乐意听那地道的方言腔调。那浓浓的徽菜口味,也正合我意。

今年三月,我们一家三口再赴皖南的这座小城。我了解父亲与绩溪博物馆的渊源,这里自然也是我必到之处。展厅里,我慢步而行,“爸,我是您的眼睛,我在参观,就是您在参观。”一张张图片,一件件实物,一定会让天堂里的父亲格外精神。

午后的上庄村被阳光拥抱着,河流、小桥、老宅、古树风采依旧,拙朴典雅,青石板路弯弯曲曲,连接着各家老屋斑驳的墙体,也连接着历史与当今。胡开文故居、胡适故居系清代建筑,保存完好,门前都立有人物雕塑。这底蕴丰厚的千年古村,即是我的老家。

行走之中我始终将手机拿在手上,不停地切换页面,除了拍照之外,手机屏幕上一直显示着一张照片,那是父亲的特写照。父亲,看真切了吗?面对家乡的山与水、人与物,他笑了。

“我们回家了!”短短一句话,我的心里下起了丝丝细雨。此时,我停下脚步,无声的言语还在行走,在风中,在巷里,在村落的上空。

◆ 家园小景

北大街上的文脉

徐亚红

北大街是一条流淌着文气的河,从东作门流向桐城中学,从历史流进现实。

站在东作门斑驳的城砖下,指尖抚过砖缝里的野蕨,那些被时光浸润的春意,便顺着城墙纹路苏醒。

石板上,深深浅浅的苔痕,像谁用苍绿的笔锋写下的草书,从城池的东门根脉处起笔,顺着街巷的笔锋游走,一路蜿蜒至桐城中学正门的红色石柱上落下款识。

转过几道折痕分明的砖墙,姚莹故居里伸出墙外的竹影里渗出淡淡的墨香。这位曾镇守台湾的封疆大吏,将海疆风雨锁进自己的“十幸斋”书房。案头《康輶纪行》的稿笺里,还夹着台湾海峡咸涩的藻痕——当他踏着潮汕丈量海疆的晨昏时,可曾想起竹影婆娑的庭院里,那位少年伏案疾书的背影?

疾书的背影?

天井里的那株老梅斜倚着花窗,青苔漫过刻石,却遮不住火光中自沉的身影。药香与墨香纠缠了四百多年,《通雅》的残卷里,仍能嗅到士大夫焚膏继晷时滴落的那一缕松烟。

檐角的铜铃在风里叮咚,恍若左光斗廷杖时的铿锵铮鸣。这位铁骨御史不肯折腰的膝盖,已化作门前的石阶,时光流转,苔花终在骨节处绽放。展柜里的《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》褪了墨色,可那些掷地有声的字句,像未冷的烙铁,于檐铃的清风里重新烧红,在檐角铁马清越的碰撞中铮然作响。

古老的钟楼里传来清越的钟声,惊起檐角栖息的白鸽。羽翼掠过北大街的屋脊,将浮动的春雾裁成素笺。那些被青苔浸透的砖墙忽然泛起微光,恍若无数未竟的文章在等待续写。

当夕阳给东作门镀上最后一层金箔,整条北大街便成了徐徐展开的线装册页。每一块青砖都是未曾风干的墨锭。暮色里新竹拔节的声响,应和着桐城中学传来的朗朗弦歌,恰似文脉穿越时空的接力和鸣。

